

在《人世间》中饰演春燕 黄小蕾：我喜欢这个真诚又热烈的角色

对话 春燕前半部分挺像我 “黑化”时我妈和婆婆都骂我

“春天快到了，春燕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这个热情爽朗的姑娘在新年之际火辣登场，带给大家这么多欢乐……我很庆幸她最后能迷途知返，又寻回了这些小伙伴，因为不管是作为局内人，还是旁观者，我都很难不喜欢这样真诚又热烈的女孩子。”

电视剧《人世间》于3月1日上演大结局。这部平民视角的长篇剧集让观众洒下一滴滴热泪，周秉坤、郑娟、乔春燕等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也在观众记忆中留下烙印。

乔春燕的饰演者、演员黄小蕾发长文告别耿直、泼辣又自私的春燕。虽然春燕前期的真诚、直率让人爱，后期的自私甚至“黑化”（性格转变）让人恨，但对黄小蕾而言，观众的爱恨交织，反倒让她觉得很温暖，说明这个角色塑造得非常成功。

剧中，乔春燕以前是非常豁达开朗的女孩，后来逐渐被现实折磨得市侩无比。一位观众评价：“黄小蕾饰演的春燕和她对象，就是生活中的我们，虽然有时不讨喜，但可能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。”随着剧情发展，观众当初有多喜欢乔春燕，后来就有多讨厌她。大结局时，黑化的春燕终于又恢复了本性，最终获得了秉坤夫妇的谅解，也让观众长出一口气：“改变她的是时代的残酷和周边的环境。她几次大起大落，风光时周边的人巴结她，落魄时她妈都数落她。老公又不顶用，一个女人撑个家，也没有多少文化，所以慢慢地就改变了。”

为了饰演春燕，黄小蕾从“重庆妹子”摇身一变成为“东北大虎妞”，但个性中的豁达与热情却一脉相承，完全是黄小蕾“本蕾”。近年，无论是《人潮汹涌》中的火锅店大姐大晖姐，还是《人世间》中光字片里走出来的乔春燕，黄小蕾的表演越来越有质感，已经完全让大家摆脱了她在张纪中版《射雕英雄传》中傻姑的固有印象，释放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魅力。

封面新闻：很多观众都说春燕这个角色，你是本色出演，对此怎么看？

黄小蕾：春燕前半部分年轻的时候挺像我本人的，比较豁达、热情、主动、积极，像个小太阳一样。但是她结婚之后，慢慢地为家庭琐事把自己搞得一地鸡毛，也因为社会的动荡、起起落落，从而改变了心态。我觉得春燕整个色调是橘黄色的，一开始是红红的，然后慢慢变成了灰色，最后它又变成了橘黄色。

封面新闻：感觉自己和春燕最接近的地方是哪些方面？比如表达感情挺虎的？

黄小蕾：反正我就特别喜欢组织和张罗，每次都是团队里的气氛担当和组织者。因为我从小在成都上学，一直到大学才到北京，所以有很多发小、老朋友都在成都。我每次回成都都会组织大家聚会、吃饭、聊聊，互相看看有什么需要能帮助的。我非常怀念小时候的那些朋友。

封面新闻：和梁晓声的原著相比，剧中春燕这个角色变得更丰满，经历了几起几落，主要增加了哪些部分？

黄小蕾：我把身边很多朋友的性格特征，包括他们遇事之后的反应，还有他们经历的事情，与原著揉在一起，就演绎成剧中比较鲜活的春燕。

封面新闻：从当初一口一个朋友，变成了朋友靠不住，你对春燕最后的转变怎么看？能接受这些设定吗？

黄小蕾：我非常喜欢春燕这个角色，也特别感谢李路导演，让我穿越了春燕的一生。其实作为演员来说，这样的角色挺有挑战性的。之前我也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，即便是去年《人潮汹涌》中的晖姐，她也因为被人骗才成了那样。晖姐和春燕有一点相似之处，都在人生的低谷中留下了怨气和仇恨。

封面新闻：有观众形容：“乔春燕就像非常有东北特色的一种食物：炸鸡架，哪怕扔油锅里，也得支棱起来。”这个比喻特别生动，你觉得呢？

黄小蕾：鸡架是在东北特别流行的一个小吃，这个比喻挺生动的，就算放油锅里炸了，也得支棱起来。我觉得观众对我又爱又恨，其实这是给了我特别大的鼓励和肯定。看春燕“黑化”的戏，连我妈和我婆婆都一块儿骂我，说：“你看把大哥气得……大哥多可怜，都得胃痛了，你还要去气他，他多难。”

封面新闻：整部戏的年代感特别强，你几乎是素颜出境，尤其是到后期，甚至增加了眼袋、泪沟、法令纹等老年化的造型，有没有顾忌？

黄小蕾：我中间有一个阶段，不光素颜，还加了很多皱纹、色斑。有一次在化妆间，烫头发时不小心把左边太阳穴部位烫掉皮了，我将计就计，把烫伤部位当老年斑留在那儿了。而这部戏的整体造型师李蓉蓉老师也是我们四



在剧中萨日娜(左)饰演乔春燕干妈。



黄小蕾在《人世间》中饰演的乔春燕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

人物档案

黄小蕾：演员、主持人，凭《天下第二》获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。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饰傻姑，《闯关东》中饰夏玉书，《青岛往事》中饰小嫚，《人潮汹涌》中饰晖姐，《人世间》中饰乔春燕。

川人，在拍《射雕英雄传》时我就与李老师合作过，那是20年前，当时我有个造型是扎四个辫子，李老师让我的变化特别多。

我在剧中比别的女演员显得更老一些，因为春燕到了后期情绪非常低落，孩子一直在火葬场工作，她觉得没面子。她又是那么要强一个人，找人帮忙都找不到，自己又没读过什么书，格局也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心情非常郁闷。尤其是洗浴中心的那个事儿，总经理和小龚叔叔勾搭得更密切，把春燕出卖了。春燕被抓进去，她就彻底心寒了，觉得朋友都靠不住。

封面新闻：纵观整部剧，从春燕对秉坤情窦初开的少女感还有后来被生活改变成“大妈”，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拿捏跨度这么大的角色？

黄小蕾：其实这部戏的年龄跨度和年代跨度，社会背景以及其中的历史事件，对于我们整个剧组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。李路导演虽然平时跟我们有说有笑的，感觉像大哥哥，但真面对工作时，他又非



《人世间》海报。

常严厉。有一次我回北京了，他就发微信来质问我：小蕾，你的剧本都准备好了吗？直到我把做的功课，比如说哪个年代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春燕儿在什么地方工作，她是什么样的心情、心态，跟所有的人物是什么关系等等，交给他一份笔记，脉络非常清晰，有了这个清晰的文案后，他心里一块石头才落地了。演员做案头工作是非常有趣的事，你在做案头工作的同时，已经把自己慢慢代入到角色里了，当你去演时，就会游刃有余。

封面新闻：剧中特别有年代感的造型，其实很多应该源自母亲那个年代，拍戏时有没有向妈妈取经？

黄小蕾：我妈妈原来是在路桥系统工作，她也面临过这样一个困境：从参加工作就是铁饭碗，遇到下岗突然有点摸不着头脑了，然后她开始重新创业。我妈妈开过火锅店，卖过豆花饭，还去广州倒过皮鞋。拍戏时，我们这一代80后包括饰演周秉坤的雷佳音，大家在聊到这个话题时都

挺有感触，雷佳音的妈妈原来在东北也卖过拖鞋。父母为了养育我们，想尽了办法维持生活。

封面新闻：《人世间》充满悲欢离合，很多观众看得眼睛都哭肿了，可据了解，其实你们拍摄时经常笑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黄小蕾：这是特别控制不住的事，因为我们毕竟都四十岁左右，一帮演员在一起扮嫩的时候，就会互相调侃。有时还要在冬天拍夏天的戏。有段戏是过年拍的，特别冷，我和雷佳音穿得特别少，大家动作因此特别大，蹦蹦跳跳地演，不然就特冷。

有一场冬天的戏，拍摄时是七月份，我们穿着棉袄拍摄，雷佳音一滴汗水滴到了我嘴里，我当时都快笑岔气儿了。这时候，我俩特别害怕再拍一次，都不愿意再来一遍，因为太热，棉袄实在穿不住。

平时我们饰演“六小君子”的几个演员都玩得特别好，大家住在一起拍了半年。后来拍“黑化”的那几集戏，我们又分开拍，我想跟他们一起去玩，可又不在一个场景里，那时是真难受啊，感觉自己被孤立了。一到叫停的时候，我就迫不及待跑去找他们玩了。

封面新闻：可否谈一下剧里剧外的神仙亲情，比如和“干妈”萨日娜老师的合作？这是拍《闯关东》十几年之后你们再次相聚，这次最大感受是什么？

黄小蕾：萨老师现在在生活中都像我的娘，她会推荐书给我看，还会带我去结识新的朋友，也会告诉我在事业上该怎么规划。总之，我觉得萨老师亦师亦友，又像妈妈，她让我觉得踏实和温暖。从拍《闯关东》开始，她就演我的婆婆，我也追他家老三。在《青岛往事》里，她又演我的婆婆，我又跟剧里面的老三黄渤在一起。这次，她又演我的干妈，我又跟她家老三有感情戏。我觉得上辈子萨老师“家”的三儿子都跟我有点儿关系，这是非常有趣的缘分。萨老师的表演有时还加入了一些喜剧元素，让我觉得有意外的收获。

封面新闻：你和郑娟的饰演者殷桃戏里飙演技，戏外是闺蜜，拍摄时有什么趣事？

黄小蕾：有一场戏，是我和徐百慧（饰于虹）因为房子的事儿，戳到她的痛处，她一把把我推到沙发上一顿揍，我就打回去。在厮打过程中，徐百慧一脚误伤了桃子（殷桃，饰演郑娟），把她给踹一边儿，我急忙把桃子推开，说：“娟儿，没你事儿。”这事儿特别好笑，我与徐百慧表演厮打，会带着控制去打，虽然打得很逼真，但都不会受伤。但是，我们俩演打架，居然挨打的是殷桃，这个很好笑。

还有在光字片打水那场戏，大家都挤兑桃子，背后说小话，嚼舌头，我跟桃子演那场戏时，桃子就要求我：“你得搂着我，要一把把我搂过来。”我说：“对，就这么演。”特别像男人保护女友的感觉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吴德玉 图据受访者